

# 淳朴的理想 张扬的激情

——看靳之林油画个展

本报记者 严长元



公社女书记(油画) 靳之林

因我的一句戏言,肖谷当真创作了一大批与石头有关的油画作品。

4年前5月的一个周末,我如约去他上海新渔路的工作室,观看他“寻找东庄”系列的第二幅作品《寻找东庄——续古堂》。没想到一去便被“续古堂”门前他所画的两块太湖石吸引住了,端详了很久并自言自语地说:“这两块石头让我心动了,有一种气息在冲撞我,如果这样画一批,可能会别有一番景致。”肖谷当时很平静地回答了我两个字:“是吗?”过后,虽“续古堂”的印象淡了,但它门前的石头却让我挥之不去。

自古以来,石头的美学特征给予了人们众多的思想启示,它体现了特有的东方文化趣味和哲学理念。明代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诗中的“一峰则太华千寻,一勺则江湖万里”的石头意境,至今都是“小中见大”的典范。小中见大是中国文人的爱石情结所在,文人士大夫以超然尘世、笑傲烟霞为生活乐趣,把石头作为自然景观的缩影也被提升到了蕴涵人生哲理的境界,成为他们寄情山水的对象。米芾出于对人生与自然的感悟,产生了对石的崇拜;倪云林看到了世俗的污秽不堪,对石的洁身自好产生了

敬意;八大山人在表现拳石时隐喻着大明王朝大厦已倾的惶恐不安;曹雪芹《红楼梦》里的通灵宝玉预示着一个家族和一个朝代的宿命……这些文人墨客所打上的石头烙印无不体现着各自的人文价值取向。

明代李东阳在《怀麓堂集》中说:“南州怪石不为奇,士有好奇心欲醉。平生两膝不着地,石业受之无愧色。”与其说肖谷画石出于好奇,倒不如说他好奇的涌动是确定的。在他长期跨画种的艺术创作积累中,他对于雕塑式体积累的那种习惯性的满足,把玩材料的得心应手、率性和真诚的转换来自于自然映像的情感。一如他在稍前的那些新疆西域绘画中所表现的那样,在那里,被图解的东西仍然保留在图画视觉中真诚可感的对象层面上。而现在,图解开始讨论它的自然属性,不是为了艺术通过自然说出什么,而是为了让自然本身说出什么——因为它是文学性的。物我同为一体,此刻,画家的才情被准确地凝聚起来,意象的内在张力以内美形态固化下来,我关注到了他对造型意味的虚幻,他对画面中的石头所作的戏剧性安排与描摹,造成了2/3空间画面游移不定,提供了某种暗示。



傲荷(油画) 肖谷

5月17日,中央美术学院教授、82岁的靳之林先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油画个展时,各路嘉宾纷沓而来,尤以他的学生为多,从年轻的到白发的,可谓桃李天下。57岁的陕西省延川县桑洼村农民毛水源,坐了一晚上的火车,背了一口袋的红枣,也来到了展览现场。在二楼看台上,记者邂逅了这位朴实的农民,面对记者的惊讶,一句“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来”让人禁不住追问起来。原来,毛水源和乡亲们组建了一支黄河沿岸的秧歌队。2005年春节,靳之林夫妇就住在他家过年,他最难忘的是老先生的谦和、爱拍雪景和特别勤奋,“手冻得直抖还在画呢”。不善言辞的他告诉记者,他和乡亲们最敬佩靳之林先生的是他对中国文化“真正地”神往和研究。

靳之林在艺术界是个“异数”。他本受教于徐悲鸿、齐白石、吴作人、董希文等,新中国成立初期就以《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》、《南泥湾》等作品成为重要的油画家,但中年以后却因为插队延安的机缘,得以深入生活,从自发组织当地农民开展民间剪纸大普查开始,逐渐进

入到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畴。他从民间剪纸中发现中国本原文化符号,转向研究和寻找中国文化的精髓。他常说:“陕北老大娘给了我两把金钥匙,一把是生生,一把是阴阳。”正是这两把钥匙为靳之林的艺术历程打开了另一扇门。

靳之林的油画用笔很特别,他用毛笔而非油画笔作画,作品又多以写生的方法呈现,而对民间文化的深厚造诣,使得他笔下的海棠花、白玉兰等,在气韵贯通之处,无意中形成油画面幅与国画中四尺整纸的条幅相一致的局面。因此,在形式上,靳之林开创了油画四条屏的探索,作品别具一格,独成面目。

在内容上,无论是黄河、玉米地,还是雪景、四时花卉,靳之林油画作品中的景象不是单纯的“观物取象”,而是将“心象”寓于目之所见,使得看似符号性的线条组合,却饱含一种“天人合一”的中国山水画观念,这在油画创作中也十分少见。可以说,他以深厚的国画素养为自己的油画创作打开了新天地。

他的这种“以中化西”的深厚功力,在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

看来,不仅体现在他对油画语言的探索上,更是他的文化见识使然。他对中国本原文化的长期深入研究、他一次次地走近北方的大山大水、走进普通百姓生活,非循古人的“行万里路”,而是怀抱一种理想,这些作品正是他对中国人自然观的一种传达。

“为人民创作作品,从小美术、纯美术的校园中走出来,走到广阔的民间,走进大美术和大文化,挖掘中国民间美术中的大美。”靳之林的艺术人生轨迹也是他自觉履行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精神的体现。作为践行者,他在多年的民间美术田野考察中写出了数十万字的研究成果,其著述在多个国家翻译出版。

此次展览共展出靳之林从艺60余年来创作的油画作品200余幅,素描近百幅,还有艺术家致力于民间美术研究的多种文献。当一个人的艺术理想与社会理想相结合,他的艺术便代表了这个时代。命名为“靳之林现象”的展览画册可谓是对其人生的另一解读。埋首研究,不问名利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显得弥足珍贵。

他的这种“以中化西”的深厚功力,在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



白玉兰之三(油画) 靳之林

重识经典

## 墨西哥传奇女画家卡罗

天籁

弗里达·卡罗是拉丁美洲女性艺术家的偶像,也是20世纪最具争议的女画家之一。她1907年出生于墨西哥城,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。卡罗庆幸自己生在墨西哥革命的年代,与新生的墨西哥同时诞生。但卡罗的人生却波折多难,她在1913年患小儿麻痹症,开始与病魔作战。1925年,因乘坐的巴士与电车相撞,她的脊椎被折成三段,颈椎碎裂,右腿严重骨折,一只脚也被压碎,且丧失了生育功能……后遗症更造成她经历三十几次手术,肉体受到惨烈折磨,这也成为她初期绘画的源泉,甚至投射到她的作品中。



宇宙的怀抱:大地母亲、我、迪亚哥、欧罗塔(油画) 弗里达·卡罗

卡罗的绘画作品充满了女性意识,20世纪晚期还掀起了一阵“卡罗热”的风潮。她的作品以自传体见长,常将金翅雀、百合花、石榴、樱桃、柠檬等动植物糅合在自画像中,而眼神却常常带有神话意念的苦闷情绪。卡罗的自画像系列可串联成个人生命的日志,画中包含家庭命脉、感情世界、生理挫折、狂乱的幻想等,那些叙事性的结构与超现实的想象力交相重叠,不仅细腻地描述了一位女性艺术家心理角色的自我剖析历程,同时也记录了拉丁美洲的景物奇观、社会运动与矛盾。卡罗的自白告解式绘画虽充满了生理痛苦、屈辱与

坚韧象征的讯息,但也结合了智能、性感、严肃、悲壮与自恋的情节,她的每一幅作品都涉及了形而上的寓意,充满丰富的阅读性。卡罗的婚姻生活同样一波三折。1929年,卡罗与墨西哥壁画三杰之一的艺术家迭戈·里维拉结婚,两人展开狂热而艰辛的爱情马拉松。1939年两人离婚,次年又再度结合。但不管卡罗塑造多少传奇,医院仍是她常出现的场所。卡罗曾说:“我的画是对我自己最坦白的表达。”1936年,卡罗画了一幅自己家族的油画,她的祖父浑身佩戴着大像章飘于云彩之中,她自己则出现在三个地方:一个是受精卵,一个是系在她妈妈白色镶边结婚礼服的腰带上的胎儿,还有一个是小孩,手拿一条绳子,把一家7口紧紧系在一起。她的画几乎都是自画像,她说:“因为我经常独自一人,所以我作自画像;因为我自己最了解我本人,所以我作自画像。”所以,正是绘画把卡罗的灾难变成了戏剧,这也成为她典型的自我意象——痛苦的哭喊和对关注的渴望。而在现实生活中,卡罗总是竭力为她的朋友们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。她常常把自己画成“两个佛瑞达”,一个在忍受痛苦,另一个才是人们所熟悉的她。不管她身体上的痛苦多么可怕,她那严肃的表情和庄重的眼神都带着坚定的尊严面对观者。

到了20世纪40年代,卡罗病情恶化,但从未中断绘画创作。1954年去世后,她的故居被设为卡罗美术馆,以纪念她壮烈的艺术生涯。她留下的日记中,最后一句话表露出她思想中晦暗的一面:“我希望离去时是喜悦的,我希望永远别再回来。”这是卡罗对人生刻骨铭心的体认。

在“阳光高原——徐匡作品展”上,我看到了艺术家徐匡的一幅版画新作《山寨依然美丽》。这幅反映汶川震灾后重建家园的作品,乍看并不起眼,画面没有直接展现热火朝天的重建场景,仅截取其中一隅:画中人物在劳动中没有激昂表情,脸上略带微笑;一位端庄秀丽的羌族姑娘,一手斜挎着运料的竹背篋,一手扶着屋檐,小心翼翼地踩着梯子而下,为新建的羌寨新居爬上爬下地忙活着。

画家通过对这位姑娘在劳动瞬间的入微描绘,深入揭示她的内心世界。这不是寻常的劳动瞬间,在地震降临,痛失亲人,住房倒塌,家园被毁之后,面对沉重的打击,她没有被摧垮。从全力投入重建家园的劳动中所表露的神情,让我们窥见她心灵深处是多么地坚忍刚强!而她会心的微笑,又让我们感觉到她心里充满着乐观自信。

艺术家徐匡很重视版画艺术的语言形式,曾作过多种探索,包括刀法奔放有力、黑白对比强烈的“柯勒惠支”式,阴刻阳刻相交转换穿插的“金石篆刻”式,道劲单线结构的“民间木板年画”式,朴拙生动的“汉画像石拓片”式等等,均是力求最恰当地表现内容与形式的要求,塑造出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。最终,在权衡了内容需要和自身的素养能力后,徐匡选择了层次丰富、写实性强的表现形式。这种源自欧洲、用木板刻制逼真图像的技法,被徐匡巧妙地运用到自己的很多作品中,形成了有民族特色的新的绘画表现形式。

为塑造好这位羌女的形象,



山寨依然美丽(版画) 徐匡

## 彩墨交融

本报记者 续鸿明

远远看去,是油画,光影斑斓;走近细瞧,却是中国画,笔墨氤氲。“彩墨交融——张玉国作品展”近日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举办,展出了张玉国的近20幅新作,这些不同于传统国画的探索性作品,以其新颖的形式吸引了参观者的目光。

张玉国,东北汉子,笔名雨龙,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,中国国家画院纪连彬工作室画家,北京大学访问学者。他从东北到南方,到东南亚,再到北京,二十载不懈的艺术追求,展痕处处,备尝辛苦,对艺术的赤诚至今不渝。

张玉国的画作,多使用重彩,但又区别于传统的工笔画。他以自己的方式,突破了传统工笔重彩画的审美模式,并以水彩色、水粉色、丙烯色入画,借鉴西方的画面构成与装饰美感,注重用

笔的随意,追求水墨与色彩相互融合渗透所产生的肌理变化。他尝试将丰富的色彩变化引入水墨画创作,创造了一种工写结合、墨彩交融的表达方式。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孙美兰认为,他以现世人文精神的基调,“创造了一个浮动着梦幻般明灭缭绕的精神家园”。



幻影(国画) 张玉国

## 镌刻下历史的瞬间

读徐匡版画《山寨依然美丽》

廖开明

他曾经费心思,在服饰、腕上的手表、脖颈的项链等处细心处理,以从细节增强鲜明的时代感;同时在环境的刻画上也颇下功夫,从仅露一角的羌族民居屋檐,特别是羌族特有的独木梯,那斧凿的梯阶清晰真实。画家若没有在当地真实的生活经历,这些精彩的细节是刻画不出来的!

徐匡在四川生活多年,经常到阿坝等各民族地区写生采风,几十年如一日,使他的创作始终充盈着激情。这幅深刻反映时代精神的版画,为这场伟大的抗震救灾镌刻下了历史铭记的生动瞬间。